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价值及风险治理

姜超,方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201418)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既能重塑内容形态,实现素材智能生成与知识个性化拓展,又能创新互动模式,实现拟真交互对话与启发式学习,还能辅助教学工作,实现基础工作完善与教学效果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其中潜藏的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主体性削弱与思维钝化、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等风险。我们应当构建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机制、强化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深化技术应用的情感触动并塑造正确历史观、明晰技术应用规范并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党史学习教育。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党史学习教育;数智技术;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6)01-0049-06

DOI:10.13964/j.cnki.zgsxswdx.2026.01.0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也提出:“积极探索适合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深入学党史的方法途径,既要精准有效覆盖,又要生动鲜活开展,使学党史、知党史、用党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②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指令自主创造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新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塑内容形态、创新互动模式以及辅助教学工作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伴随着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主体性削弱与思维钝化、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场景、潜在风险及其协同治理路径,对于引导该技术规范、有效地服务于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26-01-11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高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课程意蕴及其优化机制”(2023FZX017)。

〔作者简介〕 姜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方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21年第4期,第4-11页。

② 《中办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3月22日第1版。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不断更新迭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和宣传教育途径,该技术在重塑内容形态、创新互动模式以及辅助教学工作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

(一) 重塑内容形态,实现素材智能生成与知识个性化拓展

其一,智能生成党史学习教育素材。“在智能化时代,‘互联网+AI’的深度融合重构了党史学习教育资源的格局,带来了资源扩充与整合的新契机。”^①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语音识别、图像与视频识别、文本识别等手段,可深度挖掘海量党史学习教育素材,整理历史文献、党史故事及前沿研究成果,通过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完成精准分类、冗余剔除与逻辑校准,最终构建出条理清晰、体系完整的党史知识网络。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融合口述史、数字档案创造多模态内容,将个体的微观经验纳入党史宏大叙事,以可视可听的新形态突破传统史料的“沉默”盲区,使生成的内容更有温度、更富细节^②。其二,个性化拓展党史知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依据学习者的年龄阶段、知识基础、认知风格与兴趣偏好,生成高度个性化的学习资料。初学者可获得故事性强、脉络清晰的入门导读,进阶研究者则可获取史料辨析、观点比较等更具理论深度的内容。这种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使得党史学习教育能够更紧密地贴合不同主体的认知需求,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广度与渗透精度。

(二) 创新互动模式,实现拟真交互对话与启发式学习

其一,构建拟真交互对话。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构建拟真交互对话,引导学习者进行深度历史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结合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能够综合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方面数据,生成高保真、可交互的虚拟历史情景或历史人物,将历史从被阅读的文本转化为可对话的“主体”。学习者可以“亲历”重要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对历史的共情理解不再局限于“后见之明”,使抽象的历史结论化为可感知的具体情境,让理想信念、牺牲精神、为民情怀等价值元素变得可触摸、可共情。这种拟真交互对话极大增强了情境感染力,使党史学习教育可以实现从历史认知到价值内化的升华。其二,促成启发式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以构建智能化知识图谱,将分散的党史知识系统化、可视化,形成多维关联网络,帮助学习者把握党史发展的主流与主线^③,以“怎么看”“为什么”等追问引导学习者自我反思与推理,继而提供基于史实的多角度参考资料,使学习者围绕历史抉择、思想形成、精神追求等深层议题开展讨论。这一方式将传统党史学习教育中教育者与学习者的二元关系,拓展为教育者、学习者、智能体的三元关系,促使学习者在主动探究中完成对历史逻辑与价值意义的自主建构,强化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启发性。

(三) 辅助教学工作,实现基础工作完善与教学效果优化

其一,辅助完善教学基础工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对诸如文献、图片、影音等海量、零散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进行智能化标签分类、知识图谱构建与信息关联检索,形成一个结构化的党史知识库,进而根据教学大纲自动生成包含知识要点、经典案例、讨论问题的教案框架,并生成图文并茂的演示课件。这使教育者得以从繁重的信息材料检索、教案课件编写等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向

① 赵周贤、盛馨:《技术赋能与价值守护:智能化时代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4期,第124-132页。

② 吕晓莹:《数智能能中共党史学的机遇挑战、创新路径与前景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第103-110页。

③ 廖颖:《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研究》,《河南经济报》,2025年3月1日第11版。

优化教学效果的工作。其二,赋能优化教学效果。教育者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进行学习质量监督、个性化学习方案定制、学习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①。教育者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制定科学完善的教学效果考察量表,实现对学习过程的动态跟踪、学习难点与认知偏差的精准识别,并根据学习者的进度与反馈自动生成教学建议、动态调整教学目标、智能推荐教学资源,以及创建互动问答、虚拟研讨等具体的教学优化方案。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的潜在风险

人们对于技术经常会产生乐观偏见,即倾向于高估其带来的便利与创新潜力,而低估或忽视其可能引发的复杂风险与深远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有着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主体性削弱与思维钝化、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等潜在风险,干扰正确的历史认知与价值立场的形成。

(一) 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风险

其一,内容失真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依赖于其所学习的训练数据与预设的算法模型,这一特性构成了其内容失真风险的根源。倘若训练数据本身就存在史实疏漏、解读片面或来源芜杂的问题,算法便可能在看似客观的综合中,生成细节错误、逻辑相互矛盾或带有隐性偏见的历史叙述。同时,更需警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可通过换脸、拟声技术轻松伪造逼真的党史场景与人物对话,这类虚假内容制作门槛低、迷惑性强,再经算法推荐快速扩散,极易误导学习者^②。此外,算法模型为了输出流畅、新颖且逻辑自洽的内容,可能基于既有数据进行推演和联想,而非严格遵循史实。这种“合理推测”或“文学化加工”,容易模糊史实依据与虚构内容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看似真实、实则掺杂不确定性的虚构合成历史。其二,价值偏移的风险。在个性化推送的场景中,算法倾向于根据用户偏好与交互历史来持续推荐内容,易使学习者陷入同质化、片面化的信息环境。这可能导致学习者接触到的党史内容趋于碎片化、单一化,难以把握党史整体、连贯而辩证的宏大叙事结构。由个性化算法主导的内容推送构筑起“信息茧房”,可能导致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的窄化与碎片化,使学习者在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固化认知框架,不自觉地排斥或忽略与其既有认知框架不符的历史叙事和理论解读,从而偏移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目标。

(二) 主体性削弱与思维钝化风险

其一,主体性削弱的风险。“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主体,这一点的确立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前提。”^③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教学支持,但过度依赖其教学辅助功能可能削弱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主体性,将“教育者—学习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三元主体异化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单一主体。教育者的创造性教学能力和学习者的自主探究能力会被削弱,教学过程可能变得机械化和标准化。例如,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将学习效果简化为学习时长统计,将学习质量等同于线上签到率,可能导致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流于形式,造成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主体性弱化^④。其二,思维钝化的风险。当前基于大模型构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大多停留于

①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编写组:《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② 赵周贤、盛馨:《技术赋能与价值守护:智能化时代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4期,第124-132页。

③ 张章:《元宇宙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审思》,《传媒》,2025年第12期,第75-77页。

④ 史守林:《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第91-93页。

简单问答层面,难以引导学习者真正体会历史事件的复杂背景与艰难抉择,从而错失了在思考中坚定立场、深化认识的教育机会。学习者若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提供的现成答案,可能逐渐习惯于直接获取结论,而缺少了自主梳理史料、辨析观点、逻辑推理的思维锻炼过程,弱化其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独立、深度探究的动力与能力^①。

(三)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风险

其一,情感浅薄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虽能再现生动的党史虚拟场景,但一旦设计失当,反而会把厚重的历史简化为表层体验,削弱学习者对历史的严肃认知。党史的精神力量与情感深度,要靠有温度、有思辨的引导才能传递。事实上,技术所再现的虚拟历史场景无论多么逼真,都不可避免地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简化和提炼。因此,如果教育者和学习者过度依赖这种虚拟历史场景,就可能不自觉地用沉浸式互动替代对真实历史的深入阅读与思考,从而削弱对党史严肃性与复杂性的敬畏,使其中蕴含的苦难、牺牲与崇高精神被淡化甚至被娱乐化,进而难以引发情感共鸣。其二,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若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不完整或带有偏差的训练数据进行“合理推测”生成内容,极易模糊史实依据与算法推演之间的界限,可能产出看似逻辑自洽、实则偏离主流叙事的“合成历史”,从而为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渗透提供了潜在空间,甚至产生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的问题。这种由技术隐性驱动的史实叙述,可能会解构、偏移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使学习者难以有效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不利于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任务要求。

(四)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风险

其一,技术依赖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深度应用可能带来教育者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当教学过程主要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组织交互时,教育者就会从引导学习者思考、激发情感共鸣的角色,转变为管理和操作技术资源的辅助者。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引发学术层面的隐患。例如,部分教育者或学习者可能因智能工具的便捷性陷入“技术依赖症”,不再深入研读原始史料、亲手梳理文献脉络,导致认知的片面化,甚至滋生学术不端行为^②。其二,系统数据漏洞的风险。学习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产生的各种行为数据,如提问记录、对话内容、学习时长等,均可能被系统收集与分析,形成反映个人思想倾向与认知特点的数据画像。“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问题已经造成了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张力。”^③如果缺乏严格的管理与规范约束,这些数据的使用可能超出教育目的,导致隐私数据泄露。此外,承载党史学习教育功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本身也是信息安全的重点防护对象,一旦遭受网络攻击,其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便可能被篡改,直接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在推进相关技术应用的同时,从严防控此类风险。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史学习教育的协同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史学习教育,必须精准把握技术赋能与党史学习教育的辩证关系,明确生

① 金国峰、潘英杰:《人工智能支持党史教学的范式变革、实践挑战与进路探要》,《中国大学教学》,2025年第8期,第25-30页。

② 吕晓莹:《数智赋能中共党史学的机遇挑战、创新路径与前景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第103-110页。

③ 高雪梅:《ChatGPT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的挑战及其超越》,《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第105-112页。

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定位,而不应越过边界成为主导性力量^①。这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技术思维,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推动技术应用与党史学习教育规律相适应,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安全、可信、有效的辅助工具。

(一)构建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机制

为了化解内容失真与价值偏移风险,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关部门需要构建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机制,以应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内容真实性问题。这不仅需要优化算法,而且必须坚持以人工审核为核心,建立覆盖数据准备、内容生成到输出应用的全流程管理体系。

首先,在数据准备阶段,党史研究机构、档案部门和技术企业应协同共建高质量、权威可靠的基础数据库,以严格考证的史料和核心文献为内容,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准确清晰的学习材料。其次,在内容生成阶段,应实行“技术+人工”双重把关体系。在技术研发层面,要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党史内容的标准规范,明确真实性审查标准和责任主体,同步研发图像、语音双模态伪造检测系统,搭建历史信息智能分析模型,对深度伪造、虚假解读进行快速识别、精准拦截,以筑牢内容安全防线。在人工审核方面,涉及历史评价、理论分析等深度内容须由党史专家、宣传教育部门联合审核,确保内容在史实与价值观上的正确性,并对每条生成结果留痕追溯。最后,在输出应用阶段,算法推荐应超越单纯迎合用户偏好的模式,帮助党史学习者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党史。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和其他网络媒体要在把握用户兴趣的同时,识别其知识短板,优先推送相关核心史料与重要史论,避免个性化过滤导致认知窄化,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符合史实、价值导向正确。

(二)强化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

为了化解主体性削弱和思维钝化的风险,必须提升党史学习教育中师生的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保持教育者的教学主导性与学习者的学习主体性,有辨别地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越位干扰。

对教育者而言,关键在于超越单纯的操作技能,发展出审辨、整合与驾驭技术的能力。教育者应成为人机协作的引领者和个性化学习的设计师。一要善于从海量资源中筛选出符合党史学习教育需求的材料,精准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可信度与潜在局限。二要精通人机协同的教学设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阅读材料、设计开放性问题,引导学习者在比较分析与深度讨论中提升高阶思维能力。三要设计适量的、不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环节,精读原始文献、撰写基于一手史料的研习报告,让学习者在亲身实践中体认党史的严谨性与复杂性,培养严肃认真的党史学习与思考习惯。

对学习者的而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有意识地加强数字时代的自主探究与辩证思维能力,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助手”而非“替身”。一方面,学习者要主动、有目的地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作为学习党史知识的辅助工具,借助其高效完成基础史料检索、历史脉络初步梳理、核心知识点提炼等工作,节省时间成本以聚焦深度思考,但切忌将其视为获取结论的“捷径”而放弃自主探索。另一方面,学习者要练就批判眼光,理解算法逻辑与可能偏见,避免被单一来源的内容所误导,学会交叉验证史料、辨析不同叙事中的立场与依据,警惕“合成历史”带来的认知偏差。在面对相互矛盾或模糊不清的信息时,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筑牢正确历史观、增强政治鉴别力。

^① 金国峰、潘英杰:《人工智能支持党史教学的范式变革、实践挑战与进路探要》,《中国大学教学》,2025年第8期,第25-30页。

（三）深化技术应用的情感触动并塑造正确历史观

为了化解情感浅薄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需将引发情感共鸣与树立正确历史观紧密结合,实现感性体验与理性升华的统一。教育者要处理好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关系,促进由“史”向“信”的转化^①,主导技术应用的设计与实施。教育者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设历史场景时,不仅要还原场景,更需同步嵌入权威史料、关键文献与主流史论,并设置引导反思环节,通过精准设问,启发学习者从“看到了什么”转向“理解为什么”,并进而明确“应当怎么做”,实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正确历史观的塑造。这要求技术呈现的内容要严格以权威、全面的史实为依据,在叙事上坚持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与辩证性,帮助学习者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与技术开发者的协作中,教育者必须明确要求算法逻辑与内容生成机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防范因数据偏差或模型缺陷导致的叙事碎片化、片面化倾向,从源头抵御历史虚无主义。要通过“情感—认知”双轨并重的设计,使学习者在沉浸体验中不仅获得情感触动,更能系统、准确地掌握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逻辑,筑牢历史自信,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

（四）明晰技术应用规范并健全安全保障制度

为了化解技术依赖与系统数据漏洞的风险,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规范有序地使用,相关部门需明晰技术应用规范并建立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这不仅是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提高党史学习教育质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应制定清晰的技术应用规范,从源头上防范技术依赖与无序滥用。相关部门应研究出台专门的指导规范,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辅助性定位与应用边界。相关规范应明确以下三点要求:一是内容安全标准,对涉及党史事件、人物、理论的生成内容,建立真实性核查与价值导向把关机制,严禁生成戏说、歪曲、杜撰的党史内容。二是责任追溯机制,严格执行谁发布、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确保生成内容可追溯、可问责。三是技术应用形式,更全面地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重点考察其是否有效服务于教学目标、是否促进有效互动与深度思考,而非单纯考察技术的呈现形式或使用频率。

另一方面,应筑牢坚实的数据与系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和系统运行各环节的立体化防护网络。在数据安全层面,需严格遵循数据最小化与知情同意原则,仅在必要范围内收集与党史学习教育直接相关的用户信息,并在收集前向学习者清晰说明数据用途、存储期限及权利保障措施,以获取其明确授权。需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身份信息、学习轨迹、互动内容等敏感数据,采用强加密算法进行存储与传输,并确保相关数据在境内服务器存储与管理。在系统安全层面,要将承载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的智能系统纳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建立常态化的安全监测、渗透测试与应急响应机制。同时,应制定详尽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建立跨部门的应急响应协调机制,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在遭受网络攻击、数据篡改或服务中断等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及时恢复,避免因此类攻击导致内容篡改等情况,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责任编辑:王亚峰]

^① 白晓东:《党史学习教育的梯次演进、嬗变逻辑与未来展望》,《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2期,第112-116页。